

萬 有 文 庫

第一集一千種

王 雲 五 主 編

英 國 工 會 運 動 史

(五)

衛 布 著 陳 建 民 譯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英國工會運動史

(五)

衛布著 陳建民譯

漢譯世界名著

英國工會運動史

第九章 三十年來之發展（一八九〇年——一九二〇年）

如上所述，英國工會運動經過兩世紀以上之發達後，至一八九二年全國四千萬人只有一百五十萬工會會員；換言之，工會會員約佔全國人口百分之四，佔全國成年手工工人百分之二十。迨一九二〇年初則工會會員達六百萬人以上而當日全國人口不及四千八百萬；是工會會員佔全國人口百分之十二以上，佔全國成年手工工人百分之六十。註一除一八九三年至一八九五年，一九〇二年至一九〇四年，及一九〇八年至一八〇九年略有停頓外，會員之總數在此三十年間實繼續增加也。

註一 一九二〇年之時世界各國——甚至如澳大利西亞及丹麥——全國成年手工工人加入工會者有無英國之多，誠屬疑問；且當日愛爾蘭在產業上猶較無組織，則任何一國成年手工工人加入工會者必不如大不列顛之多也。

愛爾蘭工會運動除係大不列顛工會之支會外（多聚於伯爾發斯特 Belfast一區）與大不列顛工會無大關係，但其最近三十年來之進步亦不較大不列顛爲無注意之價值。愛爾蘭鐵路工人已放棄其組織愛爾蘭工會之企圖，最後加全國鐵路工人聯合會者數達二萬人以上。愛爾蘭之機械工無論在伯爾發斯特地方，或在他處，有九千人加入機械工合併會及其他大不列顛工會。其他大工會在愛爾蘭幾於皆有支會，但最大之變化則在於詹姆士·昆諾力及詹姆士·拉金（Janes Lar-
kin）所組織之運輸業普通勞動者聯合會之創立及顯著之發達。此會經一九一三年都柏林大罷工并損失領袖二人之後，仍能存在，在一九二〇年四百支會中共有會員十萬人，佔愛爾蘭工會運動者之半。其他愛爾蘭工會人數在五千人以上者爲亞麻梳工工會（與他工會同包羅于愛爾蘭織物工人同盟會之中）及書記工會，連同愛爾蘭教員協會同盟會，後者與英格蘭全國教員公會及蘇格蘭之教育會不同，已公然加入愛爾蘭工黨。此外尚有數十愛爾蘭工會存在，此類工會實際上盡係地方小工會，且囿於都柏林，伯爾發斯特，科爾克，里摩黎克（Limerick），窩成福德，丹多克（Dundalk），德黎（Derry），克琅墨爾（Clonmel），斯來各（Sligo）及克肯尼（Kilkenny），愛爾蘭全部工會會員在三十年前不過四萬人，今則已過二十萬人，其中五分之一皆在伯爾發斯特及伯爾發斯特附近。一八九四年成立之愛爾蘭各業工會年會及愛爾蘭工黨每年會議一次。

愛爾蘭工會運動，從手藝工人之地方俱樂部（其中有係十八世紀中葉成立者）發生，而政策上帶有獨佔及局部性質者。在本世紀中忽具國家主義之精神及幾於革命的熱誠。其領袖為邁克爾·達維特（Michael Davitt），詹姆士·昆諾方及詹姆士·拉爾金。運輸工人及普通工人工會之歷史，與其擴張於全愛爾蘭及其一九一三年至一九一四年轟動全世界之大罷工，其自身即係一種敘事詩。關於此次發展之多少觀念可於下列各書中搜集：賴安所著之愛爾蘭勞動運動（The Irish Labour Movement, by W. P. Ryan 一九一九年出版）；詹姆士·昆諾方所著愛爾蘭歷史中之勞工（Labour in Irish History）；詹姆士·昆諾方所著之社會主義簡編（Socialism Made Easy 一九〇五年出版）；一九九五年以來愛爾蘭各業工會年會每年報告；及愛爾蘭工黨之每年報告。

此種繼續不已之增加，實有注意之必要，自一八八九年至一九二〇年數年間之高潮後，工會會員之數漸行減少，一八九七年又有增加；歷時十稔，僅較一八九二年至一八九六年之總數加多五十萬人。後三年又加五十萬人；一八九二年至一九一〇年十八年間全部增加約百萬人，合百分之六十六。後此則僅三四年增加百萬；但最近數年每年增加之數不甚少於五十萬，換言之，每年增加百分之十，其實最近八年來工會會員之數較前增加一倍矣。註一

註一 過去會員總數之統計現尙缺乏，但吾人以爲自一八三三年至一八三四年總註冊後，英國尙存工會之會員不及十萬人，即在一八六〇年會員之數已否達五十萬人尙屬疑問也。吾人謹將吾人所能搜尋之統計附於卷末作爲附錄以資參考。

又此次會員數目之增加並不以特殊職業，特殊地方或特殊之性（sex）爲限，而乃遍於全部，亦值得吾人注意。此種增加實普及於熟練，半熟練，及不熟練之工人，不過程度各不相同耳。即以女工而論，其組織遠不及男工，當一九二〇年會員之數較前加多五六倍；若就女工工會會員對於三十年前成年女工所佔之成數而論，則亦加多三四倍。又就經濟方面言之，工會大抵亦大有進步；一九二〇年全部基金超過一千五百萬鎊；較一八九〇年約多十倍，實成爲一種奮鬪基金，爲葛斯德，多耳提，馬丁朱德，或威廉牛頓或前世紀任何其他工會領袖所未夢見者。吾人現所敘述者即此三十年間發展之階段及事故。吾人偶亦述及本世紀內五六次重要罷工；但產業爭執在今日已不及工會運動所由漸佔勢力及逐漸參與政府及產業管理上之法律上及政治上之步驟之能構成工會之目標。無論如何本世紀工會運動對於立法之影響，及立法對於工會運動之影響繼續不斷，

而且交互。工會運動勢力之增加，可於立法上之變更見之，此類變更大都承認工人團體於產業及政治關係之管理之勢力也。而每一種法令最著者爲一九〇六年之職業爭執條例及一九〇八年之同業會議所條例 (the Trade Boards Act) 一九〇八年之礦山管理條例，一九一一年之國家壽險條例，一九一三年之工會法，一九一七年之穀物生產條例，及一九一八年同業會議所補充條例——皆可察出有關係產業中工會會員之增加及工會組織之進步也。

一八九〇年後三十年間工會運動之進步雖極神速，但數工會之內部組織殊少變更。其有所變更者乃工會世界中各部分工人之相互地位及相互勢力，甚至組織上之劇變。其中有數部分工人，較他部分逐漸衰微。其猶堪注意者，即一九二〇年工會運動較一八九〇年尤爲團結，不但有多數工會會員加多，經濟加裕，即近年來同業中及有關係各業中同盟會密如蛛網，亦極堪玩味。其中有能爲全部產業中進行談判，而且較國中最大之工會尤有勢力，尤爲重要者。

棉業廠工

此類變化中之最堪注意者，即棉業廠工相對的勢力之衰微耳。此其原因並非紡工，織工，及各

工會會員基金減少。蓋在過去三十年間會員之加多，奚翅倍蓰；棉紡工合併會共有會員二萬五千人（接線童子二萬六千人不計），基金七十五萬鎊，仍係任何工會中之最富者。又各該工會仍能支配棉業，不過在德被、約克及格拉斯高則較被忽視耳。但他業工會運動之發展，則使棉業廠工於工會年會從百分之十或十二減至百分之四五，又因內部意見之不一致，主要人物再不能主持運動上之計謀。棉業工會之優良的組織固能保持；但其組織未經他業仿倣，而其內爭更使其各種同盟會之勢力銳減，其實在此三十年期內只有兩次要事發生。一八九三年棉紡工總同盟罷工發生。此時各工廠停工不下十星期之久，僱主要求減少百分之十之工資，而工會則謂當此蕭條之時只宜縮短工作時間以資救濟。此次停頓因僱主與工會之間和解而告終止，而兩方和解并非由外界干涉，而乃勞資兩方繼續開會至十四小時之久。討論結果將每鎊工資各減七便士（百分之二·九一六而非百分之十），且訂有以相互討論而不以罷工調節工資及其他爭點之詳密辦法。註一吾人於產業民主主義一書中詳述之勃魯克蘭協約（Brooklands Agreement）則支配一八九三年至一九〇五年之紡織業，但不幸於一九〇五年爲有關係之工會正式取消，其理由則以該種機

器運轉極緩，且係如此運轉，每足以妨害工人取得營業發達時期之利益。於是又訂定臨時辦法，但此類辦法不能預防一九〇八年七星期之罷工，此次罷工結果和解，勞方佔得勝利。雖然，除地方上之小爭執外——多關於材料惡劣或不願與非工會會員共同工作——關於工作時間並無進步運動。一九〇二年工廠法修正案得僱主同意，略有修改。依該修正案工廠星期由五十六小時半減至五十五小時半；工人對此業已心滿意足矣。自此以後直至一九一九年並無重要職業運動，但是年二月各部分棉業廠工要求共享當日正在實行之工作時間之普遍的縮短；經長期談判之後，三十萬工人於六月罷工。迨見工廠罷工已極普遍時，廠主即讓步，允許每週工作四十八小時，件工工資加多百分之三十，庶工人所得不至減少云。

棉業廠工之組織本質上仍如吾人於產業民主主義中所述者，但其同盟組織則日益複雜。各部工人——最著者為紡工及其接線童子；織工，包括繞線童子，在數鎮市更包括緯線童子及纴匠，梳棉間，吹棉間，及環錠精紡機房間工人；梳經線匠及管經線匠；棉線帶匠，撚線匠，及抽線匠；及監工——仍繼續組織為極自主之地方團體，而此類團體或稱為協會或稱為聯合會，有時則不過支會，

且其數目在各地地方至爲不一，由六個以至六十個不等。但此類團體幾於皆係兩重聯合，其始先成立本組全組之同盟團體（可稱爲本組之合併會，聯合會或總工會），而後再組織地方棉業同盟會或織物業同盟會，蓋聯合卡郡及折細耳二十餘區，每區中織工或他部分之地方團體也。織工之合併會及『製造』業之他部分更聯合組織北部各郡合併會，有會員十七萬人。最後則數部分所有之同盟團體又彼此聯合組織織物業廠工聯合會，是會能使所有棉業工人（包括漂工及染工聯合會）集中注意於所有有關公共利益之問題焉。註一

註一 梳棉間及吹棉間廠工合併會於一九二〇年又是本會會員。同盟組織之複雜之另一種發展，即係與曼徹斯特輸出業有關之同業同盟會。

織物業獨有一種易招人怨之特徵，即本世紀中因『政治行動』上爭論之結果有六所地方織工（大都信奉羅馬教，曾有一次與保護會之卡郡同盟會聯合）工會。此數工會爲數不多，會員亦寥寥無幾，實立於織工合併會之外，而取一種監視態度，以批評工會年會（各該會皆不加入）或他處任何違反天主教之提案（最顯著爲『世俗教育 secular education』或有害天主教學校之教育上之更張。）此外尙有一天主教工會運動者全國大會抱同樣之目的云。

一九一九年有一英國全國猶太勞工評議會，且隨時皆有工會成立，尤多關於成衣業（如猶太成衣匠、機器匠及印刷工人合併會是）麵包業及細木業，其目的在收羅猶太教之工人。但此並非宗教上之分歧，更非種族上之分歧，不過多由猶太人經營之產業之特種部分間之暫時局部組織而已。近來成衣業中此數工會多被吸收於成衣匠工會之中，此會會員在十萬人以上，正積極與男女成衣匠合併會（一八六五年成立）及蘇格蘭成衣匠工會（會員五千人）商議合併為成衣匠及上衣工人聯合會云。

棉業工會之職員——與極為發達之織物業工人總工會之職員有別，後者多收羊毛女織工——大半仍是技術家，專注意其會員職業上之利益之如何保護，而不十分參加今日支配工會世界之較大的利益，且對於大同盟會或新精神皆少表同情。若輩不積極參與工會世界之政治的發展，此種政治的發展如吾人於下章所述可於工黨之組織見之。此種保守思想多少係緣郎卡郡之政治史，良以此地舊日之保守主義仍然存在，且即在二十世紀之世如此著名之工會職員如詹姆士·摩德斯利（James Moursley）（棉紡工之幹練的領袖）者仍於一九〇六年為國會保守黨議員。又棉業廠工中多數天主教徒之勢力亦不可忽視。最奇怪者工會職員因貪得厚薪願為僱主

聯合會之受俸職員而爲棉業服務。此誠棉業工人獨有之特徵也。其主要之職務，無論爲僱主或工人服務，在求於各工廠間適用共同訂約原理；或謂此種職務亦猶估價員或記帳員之職務與個人之意見或偏見無關，無論對於何方爲之皆具同樣之忠心也。茲事工人方面初不憤怒，甚至以僱主聯合會中有深諳複雜之技術情形如工人之所見者之職員在內服務爲有益於工人。但近來工人之感情又有變更；雖此種服務上之轉換不能設法阻止，（因僱主聯合會常以工會職員爲其所能招僱之最好之人）然今已攪工人之怒矣。註一

註一 近有一事發生，即工會副書記於危急之際離職工以就僱主，致工會事務陷於糾紛。茲事曾經工人詆爲背叛攜貳。

有人以爲多數棉業工人皆不能迎合工會世界之新思潮，更有謂若輩過於全然承受僱主之假定，不贊成根本變更之願望，而只願略改工資或工作時間者。但棉業工人在工會世界中之勢力，仍因其理論上及實際上有特殊之貢獻，而極爲重要；所謂特殊之貢獻者，即男女平等件工工資，嚴拒僱主藉口其所願用之工人或機器窳劣減少標準工資，及當件工工資受共同訂約嚴行支配而且確定包羅於嚴厲執行之工資表之時力謀改良機器是也。凡茲數點，多數自認爲有進步之工會

運動者皆不能與之並駕齊驅也。註一

註一 羊毛業及毛絲業工人，其組織因十九世紀初大規模利用女工及機器，產業逐漸變化，而完全瓦解——於過去三十年間有大規模之工會，而此大規模之工會亦逐漸擴張其勢力。一八九二年全業中僅有一萬六千工會運動者，泊乎一九二〇年梳羊毛及同類職業全國工會有一萬二千會員，此外尚有梳羊毛匠，理綫匠，及監工各小團體。織物業工人總工會（一八八一年成立）今在英國西部及約克郡有男女會員十萬人以上（見本忒涅 Ben Turner 所著之重要羊毛匠織物業工人工會 The Heavy Woollen District Textile Workers Union）歐戰期中此類工會得與僱主及政府平均選派代表出席羊毛管理部，政府分發之羊毛即由該部分配各製造家，價格亦由該部釐定。

織物業中之染工及完工一部分工人，則有染工，漂工，完工及同類職業合併會（於一八七八年成立）會員共三萬人，超過舊日染工及完工全國工會（一八五一年成立，會員一萬二千人）以上，且與獨占僱主團體訂有契約，新近成立之全國織物業工會聯合會，思調和羊毛工人及染工之勢力，有會員十五萬人，共設三十五會，分爲四部（一部分爲生羊毛，一部分爲經理及監工，一部分爲織物業工人，一部爲染工。）

建築業

建築業在工會世界中所失之地位，其程度幾與棉花匠相同。三十年前建築業代表佔工會年會會員百分之十，目前則不及百分之三。且此三十年內建築業未曾有何有力之領袖。此一部分唯一大會——木匠細木匠接木匠合併會（共有十三萬三千會員）——自一八九〇年以來會員數目確已增加一倍，吸收各細木匠及木匠小工會，但不能吸收舊日木匠接木匠總工會，後者有會員一萬五千人；此外如鉛管裝設匠工會共有會員一萬四千人——但各該會皆不能得全業中人爲之效忠。多數油漆匠小工會大半合而組織家內及船上油漆匠及裝飾匠合併會（會員三萬人），而全國裝飾業合併會（會員一萬二千五百人）則係多數小會之聯合會。建築業所有工會（包括地方小工會）會員在一九二〇年亦不過倍於一八九〇年之會員，且此種增加在最熟練之職業中比較尙少。此其原因半由建築業實際上之衰頹，一九一一年統計所舉之全部工人較一九〇一年減少尤多，蓋操建築業之人此時只有一九〇一年十二分之七也。

三十年來建築業工會之歷史，乃無數地方局部小爭執之歷史——如一九一三年倫敦工人一再罷工反對非工會會員（茲事由激烈分子激成，執行委員初不贊成）終於一九一〇年引起

倫敦建築業主工聯合會之停業是也。先是僱主要求工會懲罰未得許可擅行罷工之工人，并存積基金，以便違反工作章程而行罷工之時僱主得以沒收。僱主更要求每一工人簽署合同，自承願與非工會會員共同工作，違者罰二十先令。洎乎所求不遂實行停業之時，京都全部建築業停頓六個月。是年六月謀得一種解決之種種努力經工人投票拒絕；又當工會形勢漸弱之時，全國建築業僱主，曾決定全國總停業以便僱主條件可以佔得勝利，適此時戰事發生，兩方爭執亦告終止，實際上工人依原狀復工云。

戰時，大部分工人盡已入伍，建築亦只限於最需要之工程，爭執自隱伏不發。一九一八年初，又有人議設全國建築業工人同盟會（此會本身係由前此全國建築業評議會蛻化而出）以便組織該業，是會實得所有全國工會（爲數十三）第一次共同加入者也。雖各工會之會員多寡不同，然經議定每一全國工會各舉代表二人組織同盟會執行委員會，同盟會係由各地方支會合成，（而每一地方支會則係由全國加入之工會之支會合成）而各支會則由此類支會之職業管理委員會之集合體管理，而受同盟會執行委員會之指導及支配者也。一種極有意味之新特徵，（使吾人

憶起一八三四年之工會運動（即於無各別全國工會之支會地方設立個別建築業工人之綜合支會是也。此種重謀統一全國建築業組織其成功程度如何，不能預言；蓋此時已呈合併運動之象徵矣。四種重要建築業勞動者工會正謀組織一有力之合併會，共有會員四萬人，其他合併之企圖，包括家內建築匠、砌磚匠、石匠及慢匠各工會，亦經票決。裝設各業聯合會因技術上之困難不能合併於木匠合併會之內。反之，愛爾蘭及蘇格蘭之個別工會（木匠及接木匠合併會除外）堅持獨立，直至今日建築業結社，因內部紛爭及屢次罷工失敗，財政基礎動搖，大體實已式微。又一方面建築方法日新月異，採用新材料，僱員數目又見減少，而舊工會之組織乃無同樣之改善，他方面則新製造法中之工人又不能為有力之聯合。但自休戰以後建築事業大為發達，建築業工會已漸有生機；即其在同業會議所中之地位（若輩此時已常在會中與僱主代表相晤對矣）亦頗有提高；建築業最近之成就，即會同僱主設立一種建築工議會——大體係受馬肯斯帕克斯先生之指使——是會實懷特利評議會（Whitley Councils）最可注意之先例也。關於懷特利評議會吾人後當論及。

機械業及五金業

關於金屬各製造業逐漸增加之大隊工人（在德國則已聯合組織一單一之金屬業工人工會）吾人僅能就其三大部分加以研究，此大三部分即機械業，汽鍋業及造船業與鋼鐵製造業。

機械業工會運動在過去三十年間雖會員激增（尤以各機械店中不熟練及半熟練之男女工人增加最多），然其所表現而足以影響機械業僱主（現已亘全國而為強固之結社）之實力及其在工會世界中之勢力，則不能謂有增加。此種比較的衰微實緣該業全業繼續缺乏有系統之組織；實緣不能與僱主所採用之變化無窮之製造方法及報酬方法相頡頏；實緣業內各敵對工會之內爭不息也。

機械業之紛亂至一八九七年而極，此項紛亂或因僱主而起，蓋據工人所述僱主欲為『其工廠之主人也。』機械工合併會曾於機械工間維持其優越之地位，而僅能使一部分工人效忠者，關於機械業技術上之改良（工人對此極為保守）與僱主發生若干次之爭執後，自覺被捲入各機械業中心大罷工大停業風潮之內，此次風潮表面上係因倫敦機械業工人急遽要求八小時工作